

續資治通鑑

壽潛

新刊
續資治通鑑
卷之八

PDG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五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兩湖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四十五

起元豐敕諭十月恭昭
賜協洽八月凡十一月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慶曆二年

遼重熙十一年

冬十月丙午以右正言知制誥富弼爲翰林學士弼言于帝曰增金幣與遼和非臣本志特以

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北方角故不敢以死爭耳功於何有而遽敢受賞乎願陛下益修武備無忘國恥卒辭不

拜遼使之還也遼主命耶律仁先同知南京留守事劉六符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歲幣至命六符爲三司

使以受之己酉以鄜延鈴轄王信爲本路部署鄜延都監狄青爲涇原都監兼知原州左藏庫副使景泰爲本

路鈴轄兼知鎮戎軍皆賞其破賊功也後三日信及青各兼本路經略安撫招討副使

考異宋史十一月辛巳復都部署兼招討等使而長編引實錄云辛

亥信青並兼本路經略安撫副使百官表又在壬子前後互異今從長編

知秦州韓琦嘗奏本路兵備素少請益軍馬朝廷以諸處未可抽那詔琦詳度以聞

琦奏曰自元昊寇擾西鄙陝西點民爲弓手以助防守有警則赴集無事則歸農武藝廢而不修禁約輕而易犯

至有雇人應名更相爲代官中丁不可別每遇上州防託多結衆逃避以此州郡徒有人數若倚以戰適足敗事

臣謂揀刺土兵自是祖宗舊法今或只刺手背及充保毅弓箭手名目終與民不殊請黥爲禁軍人給刺面錢二

千無用例物詔從琦請簡陝西弓手悉刺面充保捷指揮仍給例物凡刺保捷軍一百八十五指揮癸丑贈涇

原路副都部署葛懷敏爲鎮西軍節度使兼太尉諡忠隱子宗晟等皆遷官涇原鈴轄曹英以下十六人並贈官

有差懷敏通時事善候人情故多以材薦之及用爲將而剛愎輕率昧於應變遂至覆軍甲寅以翰林學士王

堯臣爲涇原路安撫使內侍副都知藍元用副之始堯臣還自陝西請先備涇原弗聽及葛懷敏敗帝思其言故復遣堯臣往於是前所格議多見施行復任韓琦范仲淹爲統帥實自堯臣發之 以河東都轉運使文彥博知

渭州兼涇原路都部署經略安撫沿邊招討使 丙辰知制誥梁適報使於遼 戊午發定州禁軍二萬二千人

屯涇原 庚申詔卹將校陳亡其妻女無依者養之宮中 丙寅遼遣林牙蕭偕來報撤兵 丁卯涇州觀察使

知渭州王沿降知虢州坐葛懷敏之敗也沿始教懷敏駐軍瓦亭及懷敏趨鎮戎沿馳書戒勿入第背城爲寨以

羸師誘賊至則發伏擊之可有功懷敏弗聽進至定川果敗賊乘勝犯渭州沿率州人乘城多張旗幟爲疑兵賊

引去先是沿子豫謂懷敏非將才請奏易之沿不聽故及 原州屬羌敏珠爾舊作明今改密藏舊作沒今改二族兵數萬與

元昊首尾隔絕鄰道范仲淹聞涇原欲襲討之乙巳奏言二族道險不可攻前日高繼嵩嘗已喪師平時猶懷反

側今討之必與賊爲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邊患未艾宜因昊賊別路大入之際卽并兵北取細腰

胡蘆泉爲堡障以斷賊路則二族自安而環州鎮戎徑道通徹可以無憂矣後二歲遂築細腰胡蘆諸寨 十一

月壬申詔閤門自今契丹使不以官高下並移坐近前 辛巳徙知渭州文彥博爲秦鳳路都部署兼知秦州知

涇州滕宗諒爲環慶路都部署兼知慶州知瀛州張亢爲涇原都部署兼知渭州俱加經略安撫招討使復置陝

西四路都部署經略安撫兼沿邊招討使命韓琦范仲淹龐籍分領之仲淹與琦開府涇州而徙彥博帥秦宗諒

帥慶皆從仲淹請也初葛懷敏敗於定川諸郡震恐宗諒顧城中兵少乃集農民數千戎服乘城又募勇敢諜知

賊遠近形勢報旁郡使爲備會仲淹引環慶兵來援時天陰晦者十日人情憂沮宗諒乃大設牛酒迎犒士卒又

籍定川戰歿者哭於佛祠祭酹之因厚撫其孥使各得所欲於是士卒感發增氣邊民稍安故仲淹薦以自代

甲申以泰山處士孫復爲試校書郎國子監直講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故召用之 丁亥遼羣

臣上遼主尊號曰聰文聖武英略神功睿智仁孝皇帝册皇后曰貞懿宣慈崇聖皇后大赦梁王洪基進封燕國

王又進封齊王蕭惠爲韓王以首議南伐得增歲幣也 己丑降向進高惟和李禹珪吳從周郝從政趙瑜等官

並落職坐定川之敗也 辛卯詔知永興軍鄭戢兼管句陝西轉運司計度糧草公事戢建言凡軍行所須願下

有司相緩急析爲三等非急切者悉宜罷去先是衙吏輸木京師浮渭泛河多漂沒旣至則斥不中程往往破家

不能償戢歲減三十餘萬又奏罷括糴以勸民積粟長安故都衣冠子弟多豪惡戢治之頗嚴甚者至黥竄人皆

惕息 十二月壬寅置武學教授 甲辰遼封皇太弟重元子呢囉古舊作溫魯古今改爲安定王囉尼囉古性陰狠遼主

嘗曰此子目有反相然恩禮如初己酉遼主以宣獻皇后忌日與皇太后素服飯僧於延壽閣忠三學三寺辛亥

遼命蠲預備伐宋諸部租稅一年壬子遼以吐渾党項多鬻馬於夏國命謹邊防己未遼主以宋賀使在邸微服

往觀之 壬戌詔韓琦范仲淹龐籍已帶四路招討使其諸路招討使副並罷先是知慶州滕宗諒言自定川喪

師朝廷命韓琦等都統四路則逐路帥臣當稟節制其官號不可同故有是詔 丁卯遼禁喪葬殺牛馬及藏珍

寶 是冬宰相呂夷簡感風眩不能朝帝手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俟疾損三五日一入中書夷簡力辭復降

手詔曰古謂髡可療疾今翦以賜卿又問羣臣可任兩府者其寵遇如此夷簡平生朝會出入進止皆有常處不

差尺寸一日朝見誤忘一拜外間謔言呂相失儀漢州張紘曰是天奪之魄殆將亡矣後旬餘遂感風眩云 是

歲密詔知延州龐籍招納元昊元昊苟稱臣雖仍其僭號亦無害若改稱單于可汗則固大善籍以爲元昊驟勝

方驕若中國自遣人說之彼益偃蹇時元昊使李文貴在青澗城籍乃召文貴謂之曰汝之先王及今王之初皆

不失臣節汝曹忽無故妄加之名使彼此之民肝腦塗地皆汝羣下之故也我國家富有天下雖偏師小衄未至大損汝一敗則社稷可憂矣汝歸語汝王若能悔過稱臣朝廷所以待汝王者禮數必優於前文貴頓首曰此固西人日夜之願也籍乃厚牘遣之元昊國中疲困欲納款而恥先言及文貴還聞籍言大喜使文貴復持旺榮等書抵籍議和籍嫌其言不遜未敢復書請於朝詔籍復書許其和而稱旺榮爲太尉籍復請曰太尉天子上公使旺榮稱之則元昊不可得臣矣其書自稱寧令彼之官名稱之無嫌詔從籍言既而旺榮等又以書來欲仍其僭號而稱臣納款籍曰此非邊臣所敢知也時方議修復涇原城寨籍恐元昊敗其功故與往復計議不絕其請

三年

遼重熙十二年

春正月辛未遼遣使諭夏國與宋和壬申遼以北面林牙蕭革爲北院樞密副使革善諛悅與近習

相比昵由是名達於上嘗侍宴遼主謂革曰朕知卿才故自拔擢卿宜勉力革曰臣不才誤蒙聖恩惟竭愚衷安敢怠涇原安撫使王堯臣言備禦之策凡五事其一鎮戎軍接賊界天都山止百餘里西北則有三川定川劉璠等寨皆漢蕭關故地最是賊衝其寨主監押當令本路主帥舉辟材勇班行若謂昨來懷敏之敗定川諸寨不足捍禦遂爲棄地則兩路更無保障賊馬可以直抵城下矣其東南師子攔馬平泉三堡俟春當益營築爲涇渭之屏蔽不爾其勢不攻而自下一路隔絕更無斥候鎮戍遂爲孤壘矣其二渭州籠竿羊牧隆城靜邊得勝四寨在六盤山外內則爲渭州藩籬外則爲秦隴襟帶土地饒沃生齒繁多請建置爲軍擇路分都監一員知軍事提舉四寨及令修濬城塹添屯軍馬及時聚蓄糧草以爲備禦其三原州西至環州定邊寨與敏珠爾密藏等族一帶蕃部相接其首領至多素無保聚不相維統向背離合所守不常須擇武臣知環原二州相爲表裏使招輯蕃部但不爲賊用庶少減涇原之患其四儀州地控山險州城低薄壕塹淺狹三分軍民二分在外賊至雖能城守

居民必大遭剽掠亦宜預慮之其五涇州雖爲次邊然緣河大川道路平易近裏控扼之會其張邨直入州路宜營作關柵或斷爲長塹以遏奔衝望下韓琦范仲淹相度施行從之 辛巳詔輔臣議蠲減天下賦役 戊子

詔錄將校死王事而無子孫者親屬 辛卯詔陝西沿邊招討使韓琦范仲淹龐籍凡軍期中覆不及者皆便宜

從事又建渭州籠竿城考異宋史地理志作籠竿城九城志作籠竿城爲德順軍皆用王堯臣議也初曹瑋開山外地置籠竿等四寨募弓箭

手給田使耕戰自守其後將帥失撫御稍侵奪之衆怨怒遂劫德勝寨主姚貴閉城叛堯臣適過境上作書射城

中諭以禍福且發近兵討之吏白堯臣曰公奉使且還歸報天子耳貴叛非公事也堯臣曰貴土豪頗得士心然

初非叛者今不乘其未定速招降後必爲朝廷患貴果出降堯臣爲申明約束如瑋之舊乃歸 壬辰錄唐狄仁

傑後 癸巳延州言元昊遣僞六宅使伊州刺史賀從勛來納款先是龐籍因李文貴還再答旺榮等書約以元

昊自奉表削僭號始敢聞於朝於是文貴與從勛持元昊書至保安軍其書自稱男邦尼鼎定國烏珠舊作兀郎

霄考異宋史作曩霄今從長編上書父大宋皇帝從勛又致遼使人諭令早議通和之意又言本國自有國號無奉表體式其稱

烏珠蓋如古單于可汗之類若南朝使人至本國坐蕃宰相上烏珠見使人時離雲牀問聖躬萬福從勛因請詣

闕籍使謂之曰天子至尊荆王叔父也猶稱臣今名體未正不敢以聞從勛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使從勛至京

而天子不許請歸更議之籍乃具以聞且言元昊辭稍順必有改事中國之心願聽從勛詣闕更選使者往其國

申諭之彼必稱臣凡求勾之物當力加裁損時元昊與遼有聲故請款塞而當時議邊事者虛揣臆度訖不得其

要領 丙申王堯臣又言韓琦范仲淹龐籍既爲陝西四路都部署沿邊經略安撫招討等使四路當稟節制而

諸路尙帶經略使名者九人各置司行事名號不異所稟非一今請逐路都部署副部署並罷經略只充沿邊安

撫使副從之 呂夷簡數求罷帝優詔未許陝西轉運使孫沔上言祖宗未嘗以言廢人景祐以前綱紀未甚廢

猶有感激進說之士觀今之政是可慟哭而無一人爲陛下言者由宰相多忌而不用正人也自夷簡當國黜忠

言廢直道及以使相出鎮許昌乃薦王隨陳堯佐代己

考堯佐宋史孫沔薛應旂宋元通鑑俱作堯佐案堯佐更卒於真宗朝代夷簡爲相者堯佐非堯更也今考正

蓋引不若己者

爲自固之計欲使陛下復思己而召用也陛下果召夷簡還自大名入秉朝政于茲三年以姑息爲安以避謗爲

智西州累以敗聞契丹乘此求賂兵殲質悖天下空竭刺史牧守十不得一法令變易士民怨咨今夷簡以病求

退陛下手和御藥親寫德音乃謂恨不移疾于朕躬四方傳聞有泣下者夷簡在中書二十年三冠輔相所請無

不行有宋得君一人而已未知何以爲陛下報今契丹復盟元昊款塞天下日望和平因此振紀綱修廢墜選賢

任能節用養士則景德祥符之風復見於今矣若恬然不顧遂以爲安臣恐土崩瓦解不可復救而夷簡意謂四

方已寧欲因病而去苟遂容身不救前過以柔而易制者升爲腹背以姦而可使者任爲羽翼使之在廊廟布臺

閣是張禹不獨生於漢李林甫復見於今也書聞帝不之罪議者喜其謇切夷簡謂人曰元規藥石之言聞此恨

遲十年人亦服其量云 二月壬寅遼禁關南漢民弓矢 丙午賜陝西招討韓琦范仲淹龐籍錢各百萬 庚

戌右正言梁適使延州與龐籍議所以招懷元昊之禮於是許質從勛赴闕 乙卯韓琦范仲淹等言今元昊遣

人赴闕將議納和如不改僭號則不可許如卑詞厚禮從烏珠之稱亦宜防其後患集賢校理余靖亦言必不可

許 辛酉國子監請立四門學以士庶人子弟爲生員以廣招延之路從之 三月壬申夷簡再辭位帝御延和

殿召見敕乘馬至殿門命內侍取杌子與以前夷簡引避久之詔給扶毋拜戊子罷相守司徒軍國大事與中書

樞密院同議

考吳長編引附傳云夷簡再辭位屬宮闈等數人可大用宋史不載今從史傳

以晏殊爲平章事兼樞密使判蔡州夏竦爲戶部尙書充樞密使樞

御史中丞賈昌朝爲參知政事右正言知制誥富弼爲樞密副使弼以奉使昌朝以館伴使勞故俱擢用弼辭不拜時呂夷簡罷相輔臣皆進官侍御史弋陽沈邈言爵祿所以勸臣下今邊圉屢警未聞廟堂之謀有以折外侮而無名進秩臣下何勸焉 辛卯遼主如南京 癸巳以待御史魚周詢爲起居舍人職方員外郎王素爲兵部

員外郎集賢校理歐陽修爲太常丞並知諫院周詢固辭又以集賢校理余靖爲右正言諫院供職時陝右師老

兵頓京東西盜起呂夷簡既罷相帝遂欲更天下弊事故增置諫官首命素等爲之

考吳宋史歐陽修傳云呂夷簡罷相夏竦除樞密使既除復罷更用杜衍又范

仲淹富弼韓琦同時擢執政收攬一時名士增諫官而修首在選中案修除諫官韓琦富俱未入也據晏殊傳修乃殊所薦宋史誤矣

甲午改樞密副使富弼爲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講學士

弼時再上章辭所除官曰臣昨奉使契丹彼執政之官漢使所未嘗見者臣皆見之兩朝使臣昔所諱言者臣皆

言之以故得詳知其情狀彼惟不來來則未易禦也願朝廷勿以旣和而忽之臣今受賞彼若一旦渝盟臣不惟

蒙朝廷斧鉞之誅天下公論其謂臣何臣畏公論甚於斧鉞願收新命則中外之人必曰使臣不受賞是事未可

知其於守備決不敢懈弛非臣務飾小廉誠恐誤國事也帝察其意堅特改命焉 夏四月戊戌朔幸瓊林苑閱

騎士 庚子夏遣使進馬駝於遼 癸卯以僉署保安軍判官事邵良佐假著作郎使夏州先是良佐與賈從勛

詣闕館於都亭西驛承受使臣取元昊書至中書樞密院諭從勛以所齎來文字名體未正名上一字又犯聖祖

諱不敢進却令齎回其稱男情意雖見恭順然父子亦無不稱臣之禮自今上表只稱舊名朝廷當行封冊爲夏

國主賜詔不名許自置官屬其宴使人坐柔殿之上或遣使往彼一如接見契丹使人禮如欲差人於界上承領

所賜亦聽之置權場於保安軍歲賜絹十萬匹茶三萬斤生日與十月一日賜賚之許進奉乾元節及賀正其沿

邊興復寨柵並如舊仍命良佐與從勛等同往議定以聞 甲辰以韓琦范仲淹並爲樞密副使知永興軍鄭戩

爲陝西四路馬步軍都部署兼經略安撫招討等使駐軍涇州琦仲淹凡五讓不許乃就道富弼言琦仲淹並授樞密副使然議者云西寇未殄若二人俱來或恐闕事願陛下采公論一召來處內一授職在邊或二人一歲一更均其勞逸內外協濟無善於此 乙巳以樞密副使吏部侍郎杜衍充樞密使宣徽南院使忠武節度使夏竦赴本鎮先是以樞密使召竦於蔡州臺諫交章論竦在陝西畏懦不肯盡力嘗出巡邊置侍婢中軍帳下幾致軍變又元昊常榜塞下得竦首者予錢三千爲賊所輕如此且言竦挾詐任數姦邪傾險與呂夷簡不協夷簡畏其爲人不肯引爲同列既退而後薦之以釋宿憾御史沈遯又言竦陰交內侍劉從愿其言尤切會竦已至國門言者請毋令入見諫官余靖又言竦累表引疾及聞召用卽兼驛而馳若不早決竦必堅求面對敘恩感泣復有左右爲之解釋則聖聽惑矣御史中丞王拱辰對帝極言帝未省遽起拱辰引帝裾畢其說前後言者合十八疏帝乃罷竦而用衍代之 己酉以館閣校勘蔡襄爲祕書丞知諫院初王素余靖歐陽修除諫官襄作詩賀之辭多激勸三人者以其詩薦于帝尋有是命 丙辰以春夏不雨遣使祠禱嶽瀆 己未以翰林學士王堯臣爲戶部郎中權三司使事堯臣始受命言於帝曰今國與民皆弊矣在陛下任臣者如何因請自擇僚屬帝納其言堯臣取陝西河東三路未用兵前及用兵後歲出入財用之數會計以聞 庚申以鹽鐵判官呂紹寧爲淮南轉運使紹寧至淮南亟上羨錢十萬諫官歐陽修請卻所上錢并治紹寧欺罔之罪以戒姦吏刻剝 呂夷簡雖罷相猶以司徒預議軍國大事於是諫官蔡襄疏言夷簡被病以來兩府大臣受事於夷簡之門夷簡爲相首尾二十餘年功業無聞今以病歸尙貪權勢不能力辭伏乞特罷商量軍國大事使兩府大臣專當責任無所推避甲子夷簡請罷預議軍國大事從之 是月國子監直講石介作慶厯聖德詩介篤學尙志樂善疾惡喜聲名會呂夷簡

罷章得象晏殊賈昌朝韓琦范仲淹富弼同時執政而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並爲諫官夏竦既拜復奪之以杜衍代因大喜曰此盛事歌頌吾職其可已乎詩所稱多一時名臣其言大姦蓋斥竦也詩且出孫復聞之曰介禍

始于此矣

五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考異遼史不書今從宋史

庚午錄繫囚

江淮歲漕不給京師乏軍儲大臣以爲憂樞密

副使范仲淹言國子博士宣城許元可獨倚辦辛未擢元江淮兩浙荆湖制置發運判官元曰以大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者吾不信也至則命潁江州縣留三月糧餘悉發之遠近以次相補引千餘艘轉漕而西未幾

京師足食

癸酉命王拱辰田況與三司同議減放州縣科配

乙亥忻州地大震詔本路轉運經略司安卹百

姓毋弛邊備

鹽鐵副使林澣出知滑州初入內都知張永和建議請收民房錢十之三以助軍費事下三司王

堯臣持不可永和密使人致意曰能行此則大用矣明日入見具爲帝言因曰此衰世事唐德宗所以致亂者非

平時可行也澣畏永和勢助之甚力堯臣奏罷澣以河北轉運使張盥之爲鹽鐵副使議乃定 戊寅以虞部員

外郎杜杞權發遣度支判官事太常博士燕度權發遣戶部判官事皆王堯臣所薦也權發遣三司判官始此杞

鎬之子度肅之子也

庚辰幸相國寺會靈觀祈雨

癸未置御史官六員罷推直官從御史臺請也 乙酉以

侍御史席平知潤州中丞王拱辰言其議論無取故出之

考異李濬云慶曆二年二月平以都官員外郎爲侍御史本傳稱平對奏鄒傑又御史臺記亦有傳平嘗往齊州劾獄失入死罪璆方平乞依法行

遺恐此罷黜不獨因拱辰言也

丁亥置武學于武成王廟以太常丞阮逸爲武學教授

考異張唐英政要以爲議出吳育且云育爲參知政事李濬云此時育但爲翰林學士唐英誤也賈傳亦不見武學

戊子雨輔臣稱賀帝曰天久不雨朕每焚香上禱于天昨夕寢殿中忽聞微雷遽起冠帶露立殿下須臾雨

至衣皆沾溼移刻雨霽再拜以謝方敢升階自此尙冀臺苗可救也章得象曰非陛下至誠曷以致天應若此帝

曰比欲下詔罪己徹樂減膳又恐近於崇飾虛名不若夙夜精心密禱爲佳耳 辛卯築欽天壇于禁中 乙未

諫官歐陽修言韓琦范仲淹到闕以來只是逐日與兩府隨例上殿呈奏尋常公事陛下亦未曾特賜召對從容

訪問今西事未和邊陲必有警急乞陛下因無事之時出御便殿特召琦等從容訪問使盡陳西邊事宜合如何

處置至如兩府大臣每有邊防急事或令非時召見聚議或各令自述所見只召一兩人商量此乃祖宗之朝並

許如此不必拘守常例也 遼詔復定禮制 遼主如山西 是月忻州地震虎翼卒王倫叛于忻州

州屬京東路故亦有京東軍賊之稱宋史忻州志是傳寫之誤蓋因上文有忻州地震事而誤不知地震與王倫叛本是兩事一為河東之忻州一為京東之忻州初不相涉也 六月丙午遼詔世選宰相節度使族屬及身

為節度使之家許葬用銀器仍禁殺牲以祭 庚戌遼詔漢人宮分戶絕恆產以親族繼之 辛亥準布

長遣其弟朝於遼 癸丑知諫院歐陽修言近日四方賊盜漸多皆由國家素無禦備而官吏賞罰不行也今忻

州軍賊王倫所過楚秦等州連騎揚旗如履無人之境而巡檢縣尉反赴賊召其衣甲器械皆束手而歸之此可

謂心腹之大憂請自今賊所經州縣奪衣甲官吏並追官勒停巡檢縣尉仍除名勒從軍自效俟破賊日則許敘

之甲子右正言余靖言今官吏弛事細民聚而為盜賊不能禁止者蓋賞罰不行也若非大設隄防以矯前弊則

臣憂國家之患不在西北而起於封域之內矣乞朝廷嚴捕賊賞罰及立被賊劫質亡失器甲除名追官之法並

從之 初遼北院樞密使蕭孝穆以諫南伐言不用徙南院以其弟孝忠為北院樞密使未幾孝忠疾仍以孝穆

為北院樞密使徙封齊國王秋七月丙寅朔孝忠卒遼主特釋繫囚 遼耶律罕班

遼主從容謂曰卿守邊任重當實府庫賑貧乏以報朕厚班既受命愈竭忠謹知無不言便益為多 戊辰以翰

林學士蘇紳知河陽先是王素歐陽修等為諫官數言事紳惡之會京師閔雨紳請對言洪範五事言之不從是

謂不又厥咎僭厥罰常陽紳意蓋指諫官也時除太常博士馬端為監察御史紳所薦也修即上言端性險巧往

年常發其母陰事母坐杖脊端爲人子不能以禮防閑陷其母於過惡又不能容隱使其母被刑理合終身不齒官聯豈可更爲天子法官蘇紳與小人氣類相合宜其所舉如此也紳由是黜端尋亦出外己已徙宣徽南院使忠武節度使夏竦判亳州竦之及國門也上封章疏示焉竦既還鎮言者猶不已會韓億致仕竦請代之故有是命竦至亳州上書自辨凡萬餘言詔付學士批答孫抃爲之辭略曰圖功效莫若罄忠勤弭謗言莫若修實行竦得之恨甚御史中丞王拱辰請用朔望日退御後殿召執政之臣賜坐講時政得失帝曰執政之臣朕早算所與圖事者又何朔望之拘也辛未詔自今中書樞密院臣僚除常程奏事外如別有所陳或朕非時留對者不限時刻丙子參知政事王舉正罷爲禮部侍郎知許州初諫官歐陽修余靖蔡襄咸言舉正懦默不任職請以

范仲淹代之舉正亦自求罷丁丑以樞密副使范仲淹爲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富弼爲樞密副使

考異仲淹與除拜宋史宰相表

及宰輔編年錄皆在八月丁丑今從長編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弼直攜詔命納於帝前口陳所以牢避之意且曰願陛

下坐薪嘗膽不忘修政帝許焉乃復以誥命送中書弼因乞補外累章不許壬午罷陝西管内營田甲申以

樞密副使任中師爲河東宣撫使范仲淹爲陝西宣撫使仲淹既辭參知政事願與韓琦迭出行邊帝因付以西

事而仲淹又言河東亦當爲備中師嘗守并州帝卽命使河東兩人留京師第先移文兩路云乙酉元昊復遣

呂你如定等與邵良佐俱來所要請凡十一事其欲稱男而不爲臣猶執前議也先是歐陽修言賊使此來意極

不遜須有以挫之方能抑其驕慢今若便於禮數之間過加優厚則彼謂我爲怯知我可欺議論之間何由屈折

伏乞將元昊一行來人凡事減勒無令曲加優厚至是修又言聞朝廷欲以殿中丞任顒館待元昊所遣來人臣

竊謂事體之間所繫者大兵交之使來入大國必先窺伺將相勇怯覘國家彊弱若見朝廷威怒未息事意莫

測必內憂斬戮次恐拘留使其偶得生歸自爲大幸則我弱形未露壯論可持今若過加厚禮先爲自弱使其知我可欺則議論愈益難合必欲成就其事尤須鎮重爲先況其議未必成可惜空損事體前次元昊來人至少朝廷只以一班行待之今來漸盛遂差朝士若其後來者更盛則必須差近侍矣是彼轉自強我轉自弱況聞邵良佐昨來自彼僅免屈辱而還今元昊來人欲乞更不差官館待送置驛中不須急問至於監視饋犒傳道語言一了事班行足矣修雖有此議然不能從以著作佐郎邵良佐爲著作郎仍賜五品服賞使夏州之勞也先是元昊書至既未肯稱臣及如定等來又多所要請兩府厭兵欲姑從之獨韓琦以爲不可屢請對於帝前累殊曰衆議已同惟韓琦獨異帝顧問琦琦歷陳其不便帝曰更審議之及至中書琦持不可益堅殊變色而起琦退復上章言屈意與和恐有後患望令中書樞密院再三論難使朝廷得大體契丹無爭端以此議和庶爲得策諫官蔡襄言元昊始以元卒之號爲請及邵良佐還欲更號吾祖考異案元卒當作烏珠前已改正宋人不明譯音故疑爲吾祖此條不改以存其舊足見羌戎悖慢之意縱使元昊稱臣而上書自稱曰吾祖朝廷賜之詔書亦曰吾祖是何等語邪時歐陽修余靖亦以爲言修又曰方今不羞屈志急欲就和者多不忠無識之人而陝西之民亦欲急和請因宣撫使告以朝廷非不欲和而賊未還順之意然後深戒有司寬其力役可也其餘小人之論望絕而不聽庚寅元昊遣使上表於遼請出師南伐遼主不從甲午樞密副使韓琦上疏曰臣聞漢文帝時國富刑措而賈誼上書以爲可痛哭太息臣竊觀時事謂可晝夜泣血非直痛哭太息者蓋以西北二邊禍釁已成而上下泰然不知朝廷之將危宗社之未安也近者契丹遣使求關南之地邀獻納之名其輕視中國意蓋可見而元昊僭號背恩北連契丹欲成鼎峙之勢累歲盜邊官軍屢勦今乘定川全勝之氣遣人約和則知其計愈深而甚可虞也議者或謂昨假契丹傳導之力必事無

不合豈不思契丹既能使元昊罷兵豈不能使元昊舉兵乎臣恐契丹謂朝廷事力已屈墮其誓約長驅部眾直趨大河復使元昊舉兵深寇關輔當是時未審朝廷以何術禦之臣是以夙夕思惟輒畫當今所宜先行者七事
一曰清政本宜詔中書樞密院凡苛碎眇末之務悉歸有司使從容謀議專論大計二曰念邊事今政府但循舊制纔午卽出忽遽僉署謂宜須未正方出延此一時以專邊論三曰擢材賢宜倣祖宗舊制於武臣中不次超擢以試其能四曰備河北自契丹通好三十餘年武備悉廢宜選轉運使二員密受經略責以歲月使營守禦之備五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屬戶殆盡麟府形勢孤絕宜責本道帥臣度險要建城堡省轉餉爲持久之計六曰收民心祖宗置內藏庫蓋備水旱兵革之用非私蓄財以充己欲也自用兵以來財用匱竭官稍出金帛以佐邊用七曰營洛邑今帝都無城隍之固以備非常遠議興築則爲張皇勞民不若陰葺洛都以爲游幸之所歲運太倉羨餘之粟以實其廩庾帝嘉納之 是月獲王倫 八月丙申遼主謁慶陵 戊戌詔諫官日赴內朝 己亥出內藏庫紬絹三百萬下三司以助經費用韓琦之言也 辛丑遼國王洪基加尙書令知北南院樞密使事進封燕趙國王 丁未以樞密副使范仲淹爲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富弼復爲樞密副使弼猶欲固辭會元昊使入辭羣臣班紫宸殿門上俟弼纔樞密院班乃坐又使章得象諭弼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契丹故也弼不得已乃受晏殊以弼其女之壻引嫌求罷相又求解樞密俱不許 修媛張氏寵冠後庭忽感疾進白帝曰資薄寵厚所以召災願貶秩爲美人帝許之戊申以修媛張氏爲美人 癸丑以樞密副使韓琦爲陝西宣撫使先是范仲淹及任中師分路宣撫踰月皆未行琦言于帝曰賊請和無它則二人遙領宣撫事可矣彼若未副所望必乘忿盜邊當速遣仲淹河東則臣方壯可備奔走中師宿舊大臣毋勞往也詔琦代仲淹宣撫陝西而中

師卒不行 以大理寺丞張子爽爲祕書丞與右侍禁王正倫使夏州子爽齊賢孫也 戊午罷武學 庚申遼裕悅耶律洪古卒遼主聞之曰惜哉善人親臨奠焉考興遼史耶律洪古傳卒於重熙十三年今從本紀甲子準布貢於遼

卷第四十六

宋紀四十六

起昭陽協洽九月盡閏遼涇離七月凡十一月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慶曆三年

遼重熙十二年

九月丁卯召輔臣及知雜御史以上於天章閣朝謁太祖太宗御容及觀瑞物既而帝問禦邊

大略久之乃罷帝既擢任范仲淹韓琦富弼等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數令條奏當世務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後先且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能也帝再賜手詔督促既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筆札使疏于前仲淹弼皆惶恐避席退而列奏言十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官長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八曰減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帝方信嚮仲淹等悉用其說當著爲令者皆以諸事畫一次第頒下獨請設府兵輔臣共以爲不可而止 司徒呂夷簡固請老戊辰授太尉致仕朝朔望及大朝會並綴中書門下班諫官歐陽修言夷簡爲宰相紀綱大壞今筋力已衰合杜門自守不交人事縱有未忘報國之意凡事卽合公言豈可暗入文書眩惑天聽乞賜止絕於是始命宰臣章得象監修國史初夷簡罷相爲司徒猶帶監修及致仕乃以還得象 賜知諫院王素三品服余靖歐陽修蔡襄五品服面諭曰卿等皆朕所自擇數論事無所避故有是賜 乙亥樞密副使任中師罷 丙子以端明殿學士李淑爲翰林學士諫官歐陽修奏事延和殿面論淑姦邪退又上言淑朋附呂夷簡在三尸五鬼之數望早與一外任差遣尋令淑知壽州既仍不行修又言

竊聞中書須得淑自上章求出方敢差除此乃大臣避怨不肯爲陛下除去望特出聖旨處分以彰聖明之德

丁丑詔執政大臣非假休不許私第接見賓客從知諫院蔡襄言也議者以爲唐元和用兵時裴度爲相請私第延見四方賢俊以廣謀慮今一切禁絕賓客非諫官所宜言也是日羣盜晨入金州劫府庫兵仗散錢帛與其

黨及貧民知州王茂先將直兵二十四人禦之不敵遂走羣盜恣行掠奪日莫乃出城去茂先具以聞樞密副使富弼言伏見西鄙用兵以來物力窮困朝廷不能存撫遂使爲盜今張海郭邈山等驚擾州縣殺傷吏民巡檢縣尉不敢向前遂從京師遣兵仍令中使監督尙猶遷延日月偏疆山林以至白晝公行平入州縣開府庫劫貨財散募凶徒嘯聚漸衆陝府西京唐汝均房金商襄鄧千餘里所在瘡痍諸郡無兵各不自保臣思京西諸州賊盜見今往來之處長吏皆非其人乞先選轉運兩人令往彼體量諸州長吏不才及賊濫老病者急罷之令於轄下通判或知縣中保舉人權充知州如不足則朝廷下審官院選人填補知州得人則就令選部內知縣縣令昔前漢勃海盜起丞相舉龔遂遂至郡盜賊悉平後漢朝歌盜賊屯聚乃以虞詡爲朝歌長賊遂駭散此守宰得人賊自破滅之驗也 壬午遼主謁懷陵 丙戌命王洙余靖孫甫歐陽修同編修祖宗故實先是富弼請選官置局

將三朝典故及諸司所行可用文字類聚編成一書置在兩府俾爲模範帝納其言故命靖等編修弼總領之明年九月書成分別事類凡九十六門二十卷 丁亥徙知慶州滕宗諒權知鳳翔府時鄭戢發宗諒前在涇州枉費公用錢而監察御史梁堅亦劾奏之詔太常博士燕度往邠州鞫其事宗諒坐是徙范仲淹言梁堅奏宗諒於涇州賤買人戶牛驢犒設軍士臣竊見去年葛懷敏敗後向西州軍官員驚憂計無所出涇州無兵賊已到渭州宗諒起遣人戶彊壯數千人入城防守時直苦寒軍情愁慘得宗諒管設環慶路節次策應軍馬酒食薪柴並足

衆心大喜雖未有大功顯是急難可用之人所以舉知慶州倉卒收買牛驢犒軍縱有虧價情亦可恕今一旦逐之如一小吏後來主帥豈敢便宜行事欲乞朝廷指揮宗諒止在任旬當委范宗傑在邠州一面勘鞫如宗諒顯有欺隱入己及乖違大過臣甘與宗諒同行貶黜 壬辰翰林學士李淑罷知鄭州以權知開封府吳育言淑前在府多褻近吏人故也 是月桂陽洞蠻寇邊湖南提刑募兵討平之 冬十月乙未朔徙知江寧府劉沆知潭州經制蠻事 知光化軍韓綱性苛急不能拊循士卒皆怨憤員僚邵興率衆盜庫兵欲殺綱戊戌綱踰城逃興等遂焚掠居民刼其指揮使李美及軍士三百餘人趨蜀道美自縊死綱億長子也 己亥遼北院樞密使蕭孝穆卒孝穆廉謹有禮法爲政寬簡時稱爲國寶臣追贈大丞相晉國王諡曰貞其弟西北路招討使孝友以葬兄還京師拜南院樞密使 庚子遼詔諸路上重囚遣官詳讞 壬寅以玉清昭應宮田二十二頃賜國子監 丙午以鹽鐵副使張昱之爲河北都轉運按察使知諫院王素爲淮南都轉運按察使鹽鐵判官沈邈爲京東轉運按察使用富弼范仲淹等言也先是仲淹弼等言今內外官雖多然與陛下共理天下者惟守宰最要耳比來不加選擇非才貪濁老懦者一切以例除之其間良吏百無一二使天下賦稅不均獄訟不平水旱不得救盜賊不得除民無所告訴而不思叛者未之有也救之之術莫若守宰得人欲守宰得人請詔二府通選轉運使轉運既得人卽委逐路自擇知州知州已得人卽委逐州自擇知縣其不任事者奏罷之仍令久其官守勿復數易其異政者宜就與升擢則官修政舉朝廷唯總其大綱而振舉之可也帝納其言於是昱之等首被茲選素入辭帝謂曰卿今便去諫院事有未言者可盡言之 丁未以右正言余靖爲遼太后正旦使 初洛州肥鄉縣田賦不平久莫能治轉運使楊偕患之大理寺丞郭諮曰是無難者得一往可立決也偕卽以諮攝令并遣祕書丞孫琳與